

韩培生：画画是我生活的常态



《春色涌动》

他是一位对自然、对艺术怀有赤子之心的现实主义画家，50余年如一日，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，求变求新。5月8日，“深耕——韩培生油画学术研究会”在宁波纳得美术馆开展，展出的140件作品中，大部分是画家近年来的新作。这也是韩培生继2016年宁波美术馆“自然赤子”油画展、2018年老外滩善水阁“乡土醇厚”作品展后的第三个人画展。

年逾古稀的韩培生说：“画画是我生活的常态，也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。停止绘画，我的生命就没有了色彩和意义。”

陈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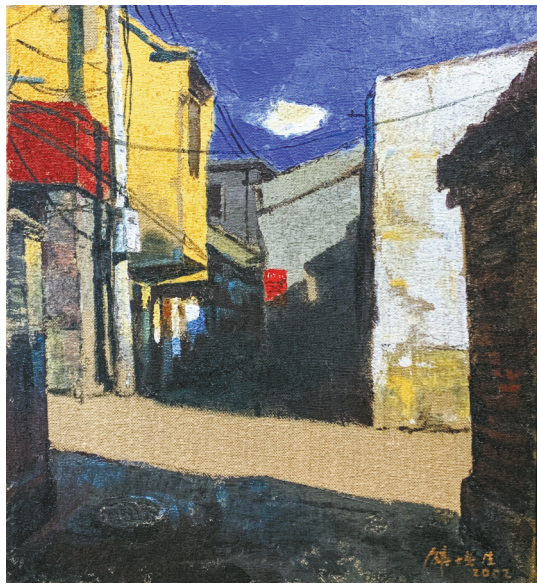
去生活，去描绘

韩培生1946年出生于余姚，从小随家人迁居上海，1964年考入浙江美院（现中国美院）附中。1968年，他来到奉化文化馆担任美术干部，先后在奉化担任文化局局长和文联主席。1998年，韩培生调任宁波市艺术研究所所长，并任省油画家协会副主席。

尽管长期担任行政管理职务，但韩培生一直没有放弃创作。他的诸多反映农村、海岛生活的油画作品，



《艳阳天》



《明与暗》

十余次入选由文化部、中国文联、中国美协主办的国家级画展并获奖，百余幅油画作品被中外收藏机构和收藏家收藏，作品还入选中国文联主编的《中国新文艺大系1972-1982》。

在奉化文化馆担任美术干部时，他深入渔村，经常一住就是几个月、半年一年，其间结交了很多渔民朋友，跟着他们出海劳作，为渔村老人画过几幅肖像画。韩培生拥有一双艺术家特有的发现细节的慧眼：桐照渔民出海仪式上，碗筷摆放有诸多讲究；船老大皮肤呈古铜色，他们大多手臂长、脚趾分得很开；江苏的渔船是方头的，浙江的渔船是尖头的，船头还有两只“眼睛”，福建的渔船可以养猪……采风的日子，他每天坚持速写，“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收获满满，很开心”。

韩培生画笔下的渔民，勤劳、醇厚、质朴，有着大海般的力量和胸襟，《三代船老大》《晚年》《老搭档》等系列油画作品，让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画坛脱颖而出。

提到1979年画的《晚年》，韩培生称“很有故事”，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。这幅作品描绘的场景和人物造型，一度还引发过争论，后被《美术》杂志刊登。1998年创作的《老搭档》，被评论家赞誉韩培生大半辈子与渔民结谊、

献给渔民兄弟的一份诚挚的礼物，“塔形的构图，肖像画的形式，表现出对象不同的性格，一样的心气，以及那个时代的质感。整个画面和谐而有定力，形成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张力”。

一头牛，一位老农，一株老树，一片梅林，阳光下的耕地，弥漫着温暖清新的风情和泥土的芬芳。2005年，韩培生创作的巨幅作品《暖冬》获浙江省油画大展金奖。“我喜爱浙东地区的山水水画，一定要在作品中把泥土散发的芬芳表现出来，为了画泥土我研究了很长时间，比如泥土与植物如何和谐地组合在一起。”

著名油画家徐芒耀尤其赞叹韩培生多幅以春耕为题材的画作，“追觅光与空气的交融，一种江南春未时分初到的热浪扑面而至，嗅到田间被犁翻起的泥块所冒出的微微的泥腥气，这一切把观众引入了画中。”

韩培生眼中的江南水乡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。他的笔下不是一律的油菜花和老房子，他创作时舍弃了表现江南水乡惯用的细腻笔法，采用更为简约的画面、单纯的元素，色彩对比、明暗反差强烈，画面极具厚重感和冲击力。

著名艺术家潘凯凯是韩培生中国美院附中的同窗，潘凯凯这样评价老同学：“韩培生几十年深入东海海岸渔村，感悟民众的生活，他的画风趋向大气、厚重。改革开放后，西方现代绘画的各种流派，也给予好学习的他各种启迪，作品风格呈现多面的风采。”

求新求变，要个性

当代著名版画艺术家郑作良也是韩培生的老同学。在郑作良的记忆中，学生时代的韩培生就以勤奋出名。“他发给我的50多张作品中，仅2022年的就有五六幅，可见疫情下的冬天他仍在坚持写生创作。”

在郑作良看来，艺术家贵在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个性，而韩培生的艺术特色是“处处体现了家乡的情与景，色与彩”。“艺术家到了一定年龄，要进步与突破是件很难的事，‘衰年变法’谈何容易。对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来说必须有‘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’的意志，同时还须有‘活到老学到老’的勇气。”郑作良戏称这位“70后”的老同学仍然在攀登艺术高峰。

近年来，韩培生的创作以风景画居多，探索个性分明甚至张扬的表现手法，强化视觉效果以表达自己心中的自然。他早期受意大利画家库索影响甚深，库索强调还原色彩本来面貌，强化对象、强化感情。韩培生现在的作品更注重写意，强调内心的表达。“绘画来源于现实生活，但要比现实生活更美、更具表现力。”也因此，我认为绘画应该比生活中的场景更美好。”

今天的韩培生依然像年轻人一样富有创作激情，用他的话说：“年纪大了仍要折腾，不折腾不行。”韩培生的视野是国际化的，除了油画，他还关注当代艺术、雕塑、版画等等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德国当代艺术家安塞尔姆·基弗，20世纪最负盛名的美国版画家洛克威尔·肯特，英国现代雕塑奠基人亨利·摩尔……这些名字及其作品，频频从他的口中蹦出。在韩培生近年来的创作中，可以看到一些综合材料的运用，可见他对兄弟艺术门类的吸纳与借鉴。

作品《云朵》中，淡黄的云朵与蓝紫色的山峦、绿色的田野融为一体，带着扑面而来的现代感，《远处的蓝房子》画的是离家不远的一处风景，前面是古旧的老房子，远处是蓝色厂房，静静的小河居于中间，画面简约，时光仿佛沉淀在岁月中；《小区一角》有明亮的黄色和绿色，《小路》的尽头则是万紫千红……

“色彩是油画的灵魂，新画的那些作品我更追求色彩，从以前的一点打磨出来到现在的写出来，其实是很难的，把原来的东西抛弃很难”，但人们仍能从“深耕——韩培生油画学术研究会”上，看到画家在描摹物象的自然形态的同时，对生活乃至生命深邃哲理的深刻理解，看到笔触与色块间透现的敏锐而睿智的思路涌动。

韩培生把新展“深耕”定义为“油画学术研究会”，探讨西方传统油画如何与中国传统审美相结合，即油画中西融合的民族文化问题。他坦言“变是很难的，把原来的东西抛弃很难”，但人们仍能从“深耕——韩培生油画学术研究会”上，看到画家在描摹物象的自然形态的同时，对生活乃至生命深邃哲理的深刻理解，看到笔触与色块间透现的敏锐而睿智的思路涌动。

音乐笔记

春江花月夜，如梦亦如幻

桐间露落

安静的午后，适合听歌。最近百听不厌的是萨顶顶，唱出了我心中的春江花月夜。

一千三百多年前，盛唐诗人张若虚写下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在那个诗人辈出的时代，他凭这一首诗“孤篇横绝，竟为大家”，而那轮皎皎孤月也成了中国最闪耀的月亮，慰藉了千古文人骚客。这首《春江花月夜》更被闻一多誉为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。

初识这首歌，是在央视《经典咏流传》节目中。其实本来并没有认真看节目，然而在一阵舒缓轻灵的音乐之后突然听到“轰”的鼓点，黄钟大吕般，振聋发聩，将我的心神吸引到电视荧屏上，正好看到女嘉宾被鼓点声惊起，镜头下其他嘉宾也都屏息静气等待着歌者的演绎。

于是，听到了萨顶顶的歌声——
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！”有时，歌似江上潮、海上风，一听到，内心便充盈着豪迈旷达的力量。

“可怜楼上月徘徊，应照离人妆镜台。玉户帘中卷不去，捣衣砧上拂还来。”有时，诗如镜中月、水中花，一想起，便是满腔柔情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”诗中暗含的庞大孤独

失落和悲伤，在歌声中被人细细触摸回味，最后随斜月藏入沉沉海雾。

原来唐诗可以这样演绎！萨顶顶的高音高而安静，正如诗中所描绘的那种空灵与幽静，却蕴含蓬勃的力量。乐句随着诗句的情绪和意境自由流淌，空灵纯美的音色令人心醉。词、曲和人声完美和谐统一，那鼓点简直就是砸在人的心上。

此前，我曾听过古曲版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那是一种典雅华贵的意象，总觉得跟张若虚表达的意境不太相符。听过萨顶顶的演唱后，我对各种版本的《春江花月夜》有了研究的兴趣，查找资料才知道，古曲版《春江花月夜》原是一首琵琶曲《夕阳箫鼓》，描述内容是：江南水乡边，暮鼓送走夕阳，箫声迎来月圆的傍晚，渔民们打鱼归来，渔船渔声阵阵，江上泛起层层涟漪。约在1925年，此曲首次被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，并更名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
同是描写月下江边的场景，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到底更宏大一些，春、江、花、月、夜，五种事物本身无一不美，集中在一起更是极为动人的良辰美景。海潮、芳甸、花林、白云、青枫、玉户、闲潭、落花、海雾、江树，种种意象，铺陈华丽，衔接自然。良辰美景又与人生的短暂与愁苦构成对应，眼前之景上升到对宇宙对人生的哲思，诗人站在宇宙与月亮的高

度说，哪里的春江此时此刻不是一样在明月下闪着滟滟的波光？空明纯美的诗情画意与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融为一体，可谓意象广阔，气象万千。

这样一首诗，要唱出诗歌的意境和情感格调，编曲又合乎现代人审美习惯，是不容易的。而萨顶顶做到了。她一开口就格外空灵，宛如梦境的春夜美景如画般缓缓展开在我们的眼前，你仿佛看到海上明月升起，皎洁流光照耀千万里江河，江岸边有无数盛开的鲜花，夜风柔和，花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，你会想什么呢？是不是盼望悠长的时光能够停止，盼望最亲密的人能陪在身边，盼望无忧无虑、自在逍遥，盼望快乐能够长久……

歌声袅袅不绝，春、江、花、月、夜在时光的印痕里回旋萦绕，似乎在轻叹流年随风易逝，人间的沧海桑田。歌声里有落花人独立的寂寥，有对亲朋好友的怀念，有对宇宙永恒的感慨。有些惆怅，却不悲伤；有些寂寥，却不孤独。萨顶顶的演唱远不仅是难能的纯净空灵、令人回味的绵渺韵味，更让人体会到原诗中深沉辽阔的宇宙意识，这轮孤月跨越千年的时空，照进你的窗前。她用清澈干净的声音歌唱，演绎出一场声乐饕餮盛宴。

“斜月沉沉藏海雾，碣石潇湘无限路；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。”一曲终了，月华摇曳，树影婆娑，心潮起伏，余音绕梁。



鉴赏与收藏

方寸之间

张仿治

读小学六年级时，姐姐学校的一位老师——我称她为贺姐姐的，有一天送了我几十张纪念邮票。我顿时欣喜若狂：曾听说“集邮”这回事，但一直以为那是有高雅情趣的大人的事，如今一下子拥有了那么多邮票，我也一下子集邮了！

我拿着这些邮票细细鉴赏，真是漂亮极了！瞧那几张金鱼，有红的，有紫的，有的眼睛极大，有的尾巴多叉；那菊花，可谓多彩多姿，不但颜色各异，而且花瓣各有不同，有的长，有的弯，有的密集，有的疏朗，令人大开眼界。从这些邮票中，我还接触了不少过去不知道的知识，诸如敦煌壁画、青藏公路、画像砖等等，都是我这个上世纪60年代小学生根本没听说过的。

欣赏的同时，我开始有序地去整理那些邮票。我先把它们分成四类——除了“纪”字头和“特”字头的，还有六七张外国邮票，四五张普通邮票。外国邮票是我从未见到过的，虽然不认识这些外国字，但它的图案好新奇，与我们中国的邮票完全不同，看上去有无限的神秘感。有普通邮票，有4分面值的，有8分面值的，在平时信封上都能看到，便觉不屑保存，想要丢弃它。父亲知道了，对我说，它们虽然普通，但不同年代的也不一样。说着，他拿出一只旧信封，上面贴着的邮票，画面是一个工人，面值居然是800元。我惊呆了，怎么还会有800元面值的邮票！父亲乐了，说，这是前几年的邮票，那时的800元，相当于现在的8分。我如梦初醒，因为我也知道最早的人民币，100元相当于现在的1分。我这才明白，保存不同时期的普通邮票也有价值。

我把“纪”字头和“特”字头的邮票按各套的序号排列，并按套分别将它们贴在一本新的日记本里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我拥有的分属二十几套的几十枚邮票中，完整成套的只有七八套，其中有三套是每套只一枚的。另有十七八套不齐，有的甚至差了大半套。比如“纪69”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，一套有八枚，我却只有“8-1”“8-3”“8-7”这三枚；“特38”金鱼，一套12枚，我手上只有5枚。而从我手头上已有邮票的编号看，“纪”字头的至少已经出了90多套，“特”字头的也已经有了40多套。说明还有100多套，我竟连一枚也没有！

想要增加一枚邮票，不是一件易事。虽然当时与亲友的联系主要靠书信，但人们寄信大多贴普通邮票，能有几个人会想到去买一张纪念邮票呢？当时多数人连什么叫纪念邮票都不知道呢。幸亏在上海的大哥每个月至少会来一封信，我就与他约好，来信尽量用纪念邮票，这样，我有一个基本固定的邮票来源，一年下来，我的藏品就多了二十几枚，一本日记本，已经贴了大半本了。

第二年上了中学，我惊喜地发现，同学中也有集邮的，他们的规模与我相当。于是自然而然地，我们在课余时间互相欣赏对方的藏品，便比原先扩大了视野。我看到了向往已久的20分面值的“关汉卿”第三枚，而对方却眼红我有10分面值的“詹天佑”第二枚。我吃惊地发现，同

学有专门的集邮册，邮票插在玻璃纸制成的插槽内，而不像我这样固定地贴在本子上。同学告诉我，这种集邮册是从店里买来的，而我没钱购买，就自己找了点半透明的纸，裁成条，贴在本子上，又按父亲教的，将原先贴在日记本上的邮票通过水浸的方法取下来，晾干后按套插在自制的简易邮册内。

水到渠成，我们开始互相交换多余的邮票了。这互惠的交换，使我得到了“纪91”鲁迅，一枚一套；补上了白求恩的第三枚；拥有了垂涎已久的“和平解放西藏”第四枚，1000分面值的；“纪6”原先缺第三枚，后来意外得到，居然是票面尺寸特别大的；特别是，珍贵的“梅兰芳舞台艺术”一套，我在原先拥有“8-2”“8-3”的基础上，增加了“8-1”（4分），“8-4”（10分），“8-5”（20分）3枚，也有幸看到了“8-6”（22分），“8-7”（30分）和“8-8”（50分）的真容……每当凑成一套，我的喜悦之情难以用语言形容。

新邮票在不断增加，我尽量省下饭钱，一枚二枚地购买，“万隆会议”“刘英俊”“新安江水电站”“井冈山”“毛主席诗词”……我为买到了几枚而高兴，为无钱买到更多的而沮丧。回想当时情景，真是如痴如醉呀！

就这样，我一年又一年地享受着集邮的乐趣，我的藏品也一年年增加。只是到后来，我发现人们似乎更关心的是邮票的“增值”，而如果想要得到邮票，也可以去邮局预订，所以，就再没有“得不到”的苦苦思恋，也没有“好不容易得到”的欣喜若狂了。但我至今仍然忘不了贺姐姐赠我这份寸之间的邮票，所带给我的无限美好的少年时光。

